

## 89号奏鸣曲

神奇的一夜硬板，从22:00北京西开始。

其实已经不能叫硬板了，89的所有座位都是软的，比当年军绿色的坚硬如铁的座位强多了。

上车时人声鼎沸，大家都嚷嚷着让前面人快些，同时被后面人骂着，同时发现自己根本走不动。后来我找到座位，发现这个不受人的主观能动性影响，这节定员112的车厢起码有250人。

有一个6岁小女孩，爷爷领着，没买到坐票，要站回去。话说站票绝对是标准的中国特色，站久了想坐，席地而坐或者坐马扎久了又想站，时间久了就不想坐也不想站，只想死。不过这个小姑娘还挺高兴，周围的人们逗着她玩，先给她看扑克牌3问她有几，然后拿出张Q再问，小孩子毫无障碍。然后拿一张9，堵住数字，只剩九朵♣，再问，小女孩答不出来了。看来你打扑克比学数学造诣高多了啊，小同学。

是典型的中国小姑娘，长着比较秀气的脸，面黄而肌不瘦，每天高高兴兴，嘴没个歇，不是吃零食就是说话。她爷爷给了她一个马扎，她也不安分坐着，一会就站起来，“看我变大了！”一会又缩下去，“快看，我又变小了~”为了比坐着的别人高些，她还使劲踮起脚尖来。

我们那里有十个座，大概挤了30人。有座的同志们挤着，腾出一个半个的座，站票同志们轮流坐。后来小姑娘把腿伸进我座位前的桌子去，于是我旁边那个靠过道的兄弟只好把脚伸到过道里，这样后背没有依靠，完全不可能睡着。大家都分享着一个迷信：一点二十张家口一定会下一大堆人，到时候一切就都好起来了。

时常有一大堆人冲着要去厕所，一路上“借光”声、被踩到的惨叫声、道歉声、“没关系”与“注意点”此起彼伏。有一个虎背熊腰的姑娘好像对挡着她路的某兄弟特别不满，开始狂骂，从“公共场合注意素质”开始，直到“你要敢在呼市下车，我让你出不了车站！我不是一般的人！你看有多少人来收拾你！”这个兄弟显然不是呼市人，嗫嚅不敢言。周围人们开玩笑说：“人家张家口就下了！”旁边一个人不满了，“说话那么占地地方干嘛？呼市就不是个人去的地方了？&%¥#@\*……（省略国骂、内蒙省骂及呼市市骂若干，注意此段用纯正呼市旧城话尤有喜感）”那姑娘显然也是欺软怕硬，悻悻走开。大多数去厕所的人文明得很，有一帮特别能侃的天津人是去张家口的，全是站票，其中一个颇有领导才能的人指挥大家，“先踩这儿，再到那儿，来小伙子你让一下，对，这不就过去了，这成了下跳棋了！”感觉天津话真的适合说相声。

天色渐晚，火车奔驰在漆黑的天地之间。小姑娘睡在铺在地上的几张报纸上，已经睡着了。我旁边的兄弟翻过椅背，和对面他的同学打扑克。因为熬夜，开始胃疼。

张家口没有下多少人，车里一样的挤。卖水果茶叶的小车根本推不进来，列车员只好自己提着些进来卖。直接被挤扁。一开始她情绪还好，被挤了半个小时还没走完整个车厢以后就有些抓狂。

断断续续地睡，每次一小时，胃疼疼起来。起来以后膝盖和腰就像要断一样。跟对面的一对情侣要了些小吃来吃，这辈子第一次要饭吧？以后一定要带干粮，在中国的硬座车厢不能指望“啤酒香肠茶蛋饮料报纸杂志……”的小车，因为它很有可能推不进来。这期间一直有个兄弟，精力充沛，大叫大嚷，“乌鲁木齐到啦！莫斯科到啦！北京西到啦！七点二十啦！”

四点多到集宁南，下了不少人，天也微亮，能够看到乌盟的草地与农田。大片大片的玉米地鹤立鸡群，油菜地和草地分不太清。旁边的兄弟惊呼草原到了，我告诉他其实那些是菜地。小姑娘依然睡着，快到呼市东都没醒，甚至被她爷爷叫起来以后，又站着靠着睡着了。整个一天，倒是数她睡得最好。幸福。她的爷爷一夜基本没睡，坐着马扎，疲惫是一眼便可看出的，就连说话声音都小了些。

在呼市东下车，谢谢茬子，车站还挺漂亮。流水账记完了。下次我想必不会坐回去，胃疼到痛不欲生。但是这次坐车我倒也不后悔。体验与观察，总是件好事。